

依秀
那答儿
著

SHUANGMIAN
DIEFEI
下

琵琶声起眼迷离，山风如刀战马嘶
烈焰浓烟，风卷云残，相视茫茫泪千行
嫦娥应悔偷丹药，虞姬当杀楚霸王
不求与君同日生，但求与君同日亡

双面谍妃



漓江出版社

双面谍妃

依秀
那答儿
著

SHUANGMIAN
DIEHEI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面谍妃 / 依秀那答儿著. -- 桂林 : 漓江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407-6268-1

I. ①双… II. ①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7212号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833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太福庄东口 邮政编码: 102627)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1 字数: 400千字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全三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61201556)



第二十一章	城门破后.....	001
第二十二章	圆月流星枪.....	023
第二十三章	虎平崖决战.....	037

◀ 卷三 笑卧沙场 ▶

第二十四章	禽兽不如.....	048
第二十五章	内江.....	056
第二十六章	身陷囹圄.....	071
第二十七章	黑蝶.....	086
第二十八章	托雅真神.....	096
第二十九章	天丝续脉.....	106

第三十章	假传圣旨	119
第三十一章	情敌纷至	125
第三十二章	暧昧之旅	135
第三十三章	和泪折残红	143
第三十四章	送你腰带	154
第三十五章	身淋冥水	165
第三十六章	半粒解药	177
第三十七章	情人反目	191
第三十八章	水落石出	201
第三十九章	满盘皆输	213
第四十章	英雄之祭	233

第二十一章 城门破后

夜空似破了一个大窟窿，风声呼啸，繁密的雪花纷纷而落，很快积雪没过脚面。

清幽奔出怡园，戴上早备下的面纱，放出信号弹。“咻”一声，信号弹朝漏雪的夜空飞去，天空陡亮时，清晰照出飞雪乱舞，旋即又陷入更深的黑暗。

空气中飘来一股血腥味，清幽觉得不对劲，随后发现数名丫鬟小厮尸首横在草丛中，她上前翻了翻尸体，皆是一刀毙命，显然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为之，难怪悄无声息。她捡起一把弯刀，谨慎地朝门外走去。突然，她止住脚步，接着身形一拧，避过树丛暗影里刺来的一剑。

数十名杀手从树丛里跃出，为首黑衣人狞笑一声：“杀！”

清幽脸色一沉，今晚她命休矣！十招后，剑光闪过，她右臂被刀剑划开，手中弯刀落地。数道剑影急速移动，凶猛地向她劈来。

突然，惨叫声连连响起。袭击清幽的几名杀手痛苦倒地，每人手腕都扎入一枚金针。

下一刻，蓝毒纵身飞来，见清幽身穿喜服，蒙着面纱，皱眉道：“怎么回事？几个人都对付不了？”

刀上有毒，清幽捂住手臂，咬牙道：“我自封内力，无法施展。”

此时杀手们再度攻来。

蓝毒手中寒玉笛出招绵绵不绝，片刻击退。他反手一挥，强劲真气激起蓝袍随风鼓起，道道金光自风雪中划过，朝清幽全身穴位刺去。

清幽凝立风中，任金针没入体内。瞬间，身底似有暖流奔涌，真气涌动。骤然，她身子一挺，将金针震出体内，强劲的内力之风如同狂风横扫，震得雪花当空乱舞。

杀手们眼见清幽恢复内力，转身想逃。

蓝毒轻嗤一声，抽出腰间长剑，寒光一闪，几名杀手身躯一僵，相继倒地。

清幽瞥见一名杀手偷偷逃跑，她身形腾起，在空中连踏几步，瞬间擒住那名杀手，厉声问：“谁派你来杀我？”

杀手咬舌自尽，显然是死士。

雪成片落下，苍茫大地只有一种颜色。

骤然，天空一阵巨响，旋即东都上空被火焰映染成血红色。

清幽施展轻功跃出惜园，朝东城门去。途中，她心口突然剧痛，一脚踏空，自半空坠下。

蓝毒忙钩住清幽纤腰，她长发散在空中，似一道美丽黑弧。他抱着她轻旋数圈落地，三指搭上她手腕，瞥一眼她右臂伤口，取出一枚药丸递给她，道：“刀上有毒，逞什么能？这是我配的百花丸，能解百毒。”

清幽想揭开面纱服下百花丸，却有些犹豫，她不想让蓝毒见到她的容貌。

蓝毒背身道：“我不乘人之危，总有一日我会亲自揭开你的面纱。”

清幽撩开面纱，服下百花丸。

蓝毒突然叹了口气：“我真想不通，上次你怎会赢我，明明不如我。”

清幽起身离开，笑了笑：“等你改掉自大的毛病，离天下无敌也不远。”

蓝毒双手枕在脑后，悠闲地跟在清幽身后，见她一身嫁衣红得刺目，突然问：“谁要你性命？若非我来得及时，你死定了。”

清幽停住脚步，心中思量着，显然对方要置她于死地，若她计败，凤秦国岂会放过她？若她计成，外面还有杀手等候。不论今晚她是否得手，都难逃一死。恢复内力的药怎会无效？

此时，连连几声巨响，照明弹齐齐飞向天空，密集得像一群群抱起翅膀的白色

海鸥，在夜空中划出千百道白色弧线，最后化作雪花狂舞。

蓝毒朝东方望去：“听见没，庄王攻城！里应外合，多年来，东宸国这仗最漂亮，痛快！”

清幽愣住，似被一盆冰水从头淋到脚，轩辕无邪不是身陷洛扎郡？怎会在攻城？似想起什么，她突然问：“蓝毒，你和江书婉单线联系？没接触过旁人？”

蓝毒颌首：“我说话算话，自然为你们效力。”

清幽又问：“书婉让你做什么？”

蓝毒笑得轻狂：“小事一桩，让我在北方四郡与东都间传递消息，凤秦国布防甚严，只有我这般高手才能来去如风。最后我跟庄王一道从金帆郡突围，之后庄王去七庄城部署收复东都事宜。咦，你这是做何？”低首见清幽将一枚黑铜色女戒塞入他手中，他笑起来：“是送我的定情之物？”

清幽无心与蓝毒玩笑：“务必保管好，你快走。”

远处，胜利的号角鸣响每一处角落，城门已破！

蓝毒不情不愿：“喂，你太绝情了吧。我救了你，你过河拆桥，打发我走？”

清幽心里很乱，低喝一声：“你不是说今后都听我的？快走啊！”

蓝毒气得直咬牙，知拗不过她，转身跃起，蓝色身影瞬间没入漫天飞雪中。

将凤绝兵符交给蓝毒，清幽心头一松。她只身凝立风雪中，仿若冰雕。

没多久，大队人马从街尾奔来，马蹄扬起丈高积雪，掀起阵阵狂风，猛地吹开清幽面纱，露出一张苍白的容颜。

头前八骑骏马奔至清幽身前停下，最后一骑踏着积雪飞驰而出，正是轩辕无邪。他高坐马上，一身银甲熠熠生辉。

清幽隔着朦胧飞雪望着轩辕无邪，往事一幕幕从眼前掠过，分别一百多个日夜，一朝相见。她眸中泪光闪动，声音破碎：“无邪……”

无人回应，唯有雪花静寂飘飞。

轩辕无邪神情冷若冰霜，盯着清幽身上大红喜服，良久，终于开口：“给我一个解释！”

解释？清幽迷茫地望着他，她手臂还在流血，她早精疲力尽，他要她解释什么？突然她眼前一黑，倒在雪地中。

清幽醒来时，发觉自己置身一处奢华宫殿。已是早晨，窗外风雪已止。

殿门陡然打开，轩辕无邪拿来金疮药，见清幽醒转，口气冷淡：“过来，我替你上药。”

清幽走上前，坐在桌边，目光与轩辕无邪短暂相撞，他的视线一直停留在她身穿的喜服上，看不出表情，深沉得令人心慌。她小声问：“这里是皇宫？”

轩辕无邪颌首：“嗯，这是我的寝宫。”说罢，他将药瓶摆在桌上，拽过她受伤的手臂，伸手欲解开她的衣裳。

清幽本能朝后一避。

轩辕无邪手停在半空中，半晌后尴尬垂下。

清幽自行将袖子捋至肩膀处。

轩辕无邪不语，默默替她上药。

他的手冰冷，每一次碰触，都激得清幽寒毛倒竖。

良久，轩辕无邪终于开口：“清幽，分别这么久，你可有想我？”他突然止住话，黑眸窜出火焰，他记得她臂上有守宫砂，如今却……似突然发狂，他猛地将她提起，狠狠按在桌上，“刺啦”一声撕开她的喜服，露出里面白色莲花兜肚，可惜莲花不再无暇，她身上随处可见青紫吻痕，他是男人，他当然懂。

清幽默默将衣裳拉好，她也没打算瞒他。东都终于夺回，可他们再回不到从前。

轩辕无邪胸膛剧烈起伏，心像是被人狠狠捏住，痛苦万分。许久，他坐回凳中继续为她上药，问道：“为何背叛我？”

他的声音极轻，听在清幽耳中却若雷霆，她脱口分辩：“我没有。”

轩辕无邪唇边笑意惨淡，恍若未闻，缓缓道：“东都失守那日，混乱中我转道北方四郡。途中遇到红焰舞，我托她转告你和书婉不要轻举妄动，我会安排好一切。”

听罢，清幽憷人一惊，她其实怀疑，只是不能肯定，竟真是红焰舞从中作梗。

轩辕无邪眸里满是疲惫，叹道：“我孤身在北方，心中时时惦着你。后来我通过红焰舞辗转和江书婉联系上，每每问及你，书婉总说你很好，却没巨细，我心中一直莫名担忧。”

清幽微微一颤，咬唇不语。

轩辕无邪摇头苦笑：“直到攻破城门，才有人敢告诉我，昨夜竟是你与凤绝大婚。

这么快，你就移情别恋。”

清幽仰起脸，眸里泛着泪光：“我没有！我杀……杀了他……”

轩辕无邪转眸望着远处雕漆红柱，良久才道：“红焰舞说你卧底凤绝身边，日久生情，怕你舍不得杀凤绝，特意派去杀手，可惜还是让凤绝逃走。”

凤绝没死？清幽太阳穴突突猛跳，自昨日起一直紧绷的心骤然松开。一切皆是红焰舞的阴谋，有一人能证明她的清白。突然，她心中涌上不祥预感，忙道：“你为何不问书婉？”

轩辕无邪冷眸微眯：“书婉失踪，知情人说书婉最后见的人是你。”

“什么！”清幽大惊，直觉认定是红焰舞暗害江书婉。更令她心寒的是轩辕无邪深邃探究的眼神，她痛声问：“你怀疑书婉失踪与我有关？”

轩辕无邪薄唇微动。

没等他开口，清幽骤然起身，步步后退，笑得凄楚。相识相知一场，原来他是这样看她，她痛心狠心，竟换来这般寥落的结局。

轩辕无邪见清幽眸中盛满痛楚与疏离，心中一慌，上前扳住她下颚吻下去。她的唇冰冷，连带他的心也一点点变冷。她似没有灵魂的躯壳任他吻着，冷漠得令他更疯狂。他突然松开她，声音近乎乞求：“清幽，说你爱我。”

清幽望着轩辕无邪，初遇的美好回忆依稀在眼前，可惜如流水东逝，再不能回头。她望他许久，垂眸，只道：“我没背叛你。”

她眸里似一潭死水，激不起半点涟漪。再无法冷静，他怒吼：“为何不说你爱我？你犹豫什么？你爱上凤绝？舍不得杀他，放他走？你把身子给了他，连心都给了他，是吗？”

窗外风声簌簌，松涛哗哗轻响。

清幽重新抬眸，不怒不哀，也不辩解，只望着他。她本想问他，若如此，她为何在这儿？她终究没问。

轩辕无邪深吸一口气：“红焰舞说，你知晓凤绝兵符是一枚戒指。眼下凤绝亲兵除了守城折损两万，余下八万汇集北门与我们僵持。我想用兵符将这八万精兵诱入圈套歼灭。清幽，你将兵符交给我，我就信你没变心，不论发生过什么，你永远是我的庄王妃。”

清幽疲惫转身，缓缓摇头：“对不起，我没拿到兵符。”一枚兵符，能换回他的信任，能戳穿红焰舞的谎言。可一枚兵符，却决定八万人生死。她虽爱国，却不想屠戮。

轩辕无邪拉住她，声音轻柔：“清幽，你要去哪儿？”

温柔的语气，仿佛回到从前，他们再度相逢，却隔着山山水水，一切再回不去。清幽猛地甩开他，声音轻飘飘，不似在人间：“无邪，你我就此别过。”

“清幽！”轩辕无邪怒吼，“你别逼我！”

清幽恍若未闻，刚打开殿门，身底却传来钻心剧痛。她挨着门框软倒在地，身后传来轩辕无邪痛苦绝望的声音：“清幽，我舍不得你疼，早知你会绝情，你昏迷时我已给你种下五毒蛊，你永远别想离开我。”

她痛得说不出话，殿外阳光遍洒，她却无法靠近，硬生生被困在凄冷的宫殿里。她很想向外挪动，意识却渐渐薄弱，终沉入无边的大海。

正月初二，落云山南边放晴，北边依旧风雪肆虐。

晨曦朦胧，一辆马车在积雪甚深的山路上艰难行进，终在山脚夜西镇停下。时局动荡，城防格外严密，两队人马立即包抄合围。

驾马之人取出左贤王金令。

两队人马立即恭敬行礼。周遭静寂无声，只余冷雪翻飞。城门启动，马车驶入。

凤绝似陷入一场没有尽头的噩梦，眼前走马灯似不停晃动，皆是一张清丽婉约的面容，每当他想抚摩她的面颊，她却一步退得远远的，他只觉心里空荡荡，整个人似被掏空。马车被积雪阻绊，“咯噔”一声直钻入他心底，他迷迷糊糊睁开双眼。

胸口剧烈地疼，似被千军万马踏过。他想起她清雅的笑容，想起她缠绵的吻，想起她婉转的低吟，可这背后原是致命的算计与伤害。他支撑着坐起，无力地靠上车壁。马车里烛火幽暗，好似冥界鬼火。可天知道，他宁愿此刻身在地狱，宁愿这是鬼火。只因死了也比清醒承受这渗入骨髓的痛要好。

驾马之人察觉车内有动静，立即停下，掀起车帘见凤绝醒了，松了口气道：“王爷，属下来迟，望王爷恕罪。”

来人是他的暗卫夜寒，凤绝微怔，喉间干涩欲裂，勉强开口：“你怎会来？”

夜寒递上羊皮水袋，恭敬道：“右贤王返回夜都后，令属下火速赶往东都。属

下紧赶慢赶，还是去迟。王爷，伤口已上药，好在刀锋偏了一寸。”

风绝心中涌上酸涩，原来是凤炎派人救他，凤炎早就怀疑惜惜，是他执意不信。多年来，他们兄弟从未有过不睦，一切都是为了她。明知出身卑微是凤炎最大隐痛，他却用左贤王身份压凤炎，伤害他最亲之人，到头来只为一场骗局。

她的笑容美如月光，却是世上最致命的毒药。

她的声音悦耳动听，字字背后只是欺骗。

他的心时而在烈火中煎熬，时而在寒冰中冻结，只觉自己就要崩溃，就要坠入无底深渊。他突然痛苦嘶吼，头狠狠撞向马车门柱，却感觉不到半点疼痛。还有怎样的痛比他心口所受的伤更痛呢？他一人死不足惜，可惜了那么多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每一人都好比他的骨、他的血。

夜寒站在马车外，默默看着风绝宣泄挣扎。

片刻，风绝终于安静下来，突然道：“夜寒，把药都给我！”

夜寒取出药瓶交给风绝：“这是右贤王给我的九转续气丹。”话音刚落，他被风绝点住穴道，他惊异道：“王爷……”

风绝拔去瓶盖，仰首将九转续气丹全部吞下。他纵身跃出马车，抽出夜寒腰间佩剑劈断马缰绳，翻身上马，扬鞭一挥，纵马离去。

大雪漫天飞舞，寒风呼啸，东方隐有黎明的浅白。

夜寒声嘶力竭大喊：“王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呼喊声转瞬被风雪吞没。

风绝纵马狂奔。城门口两队士兵看不清来人样貌，上前阻拦，却被风绝大力挥鞭扫开。

冲出城门，风绝一路往南。

落云山就在眼前，山的那一边是东都，亦是她在的地方。哪怕上天入地，他都要闯一闯！为了他的弟兄们，也为了问她一句话。他对她不够好吗？他定要亲口问她，究竟为何？

山中风雪更猛，雪珠不断地击打在他身上，寒风灌入衣襟，令他受伤的身躯不停地战栗，心口绞痛加剧，他呼吸渐重，最后痛得伏在马上，意识越来越薄弱，心底却挣扎狂吼，兵符不在，那么多弟兄等着他回去，他还有话她没回答。他不能昏过去，哪怕再撑一刻……

风声呼啸，雪依旧落下。

凤绝再支持不住，自马上跌落，倒在路边白皑皑的积雪中。

洛云惜在风雪中艰难地走着，她本和家人去夜西镇附近的幽关小镇探望表亲，全家分别坐三辆马车，哪知遇上兵变，驾马车夫惊惶而逃，途中不慎翻车，害得她与家人走散。

她走着走着，突然望见前方有名男子昏倒在路边，一袭枣红喜袍，脸埋在皑皑白雪里。她走上前轻轻推他，他身躯尚是温热的，她用力将他翻转过来。

日光明亮，凤绝英俊的面庞缓缓露出，似折射出万千光芒，瞬间夺去洛云惜全部呼吸。

她又推了推他，唤道：“喂，你醒醒？”见他始终昏迷，胸口还在渗血，她将他拖至一处山洞，累得衣裳湿透，坐在地上直喘气。须臾，她找来一些干柴，在山洞里点燃篝火。

火光跳跃，热气涌动。

洛云惜望着凤绝英俊的侧颜，移不开视线。他虽昏迷，浑身依旧透出尊贵与霸气，想来身份一定不凡。她爹爹是靖国公，她应该配得上他。可他身穿喜服，定有妻子，那她得做侧室，侧室也无妨，她不在乎名分，就怕爹爹不肯。想到这，她突然脸红，天，她在胡思乱想什么。

她伸手探了探他额头，竟是滚烫。她一惊，忙用绢帕裹住冰雪为他降温。

凤绝昏迷中感到有双手温柔地碰触他，他伸手握住那温暖，低低呓语：“不要走——”

洛云惜任他握着，心中滋生甜蜜，她不知他是谁，却想守在他身边，她将头抵在膝上，痴痴想着心事。篝火暖融融，她唇边挂着微笑，沉沉睡去。

次日，阳光照进山洞，凤绝终于苏醒，虽仍四肢无力，胸口伤处却结痂。他突然苦笑，他这条命阎王都不肯收。他坐起身，偏首见一名女子抱膝而坐，埋脸睡着，乌发垂至足边。心中一动，他脱口唤出：“惜惜。”

洛云惜迷蒙中听到有人唤她，轻轻抬首，见凤绝苏醒，喜道：“你醒啦，伤口还疼吗？”

凤绝眸露失望，眼前女子生得极美，窄袖绁袄，貂绒背心，是凤秦国女子装束，盈盈水眸有几分像惜惜。可她不是惜惜，惜惜要他的命，怎会救他？隔半晌，他问：“是你救了我？”

他的声音低沉迷人，洛云惜愣愣颌首，只觉自己醉入这美妙音色中。

山洞外阳光遍地，凤绝脑中空白片刻，又是早晨？他明明记得早晨风雪狂舞，怎会突然变晴？难道他昏迷一日一夜？心中狠狠一揪，他突然问：“今日是初二还是初三？”

洛云惜忙答：“今日是正月初三。”

凤绝脸色骤冷，起身朝山洞外奔去。

洛云惜心中顿慌，怕此一别，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他，上前拽住他不放：“公子，你要去哪儿？你的伤口刚愈合，不能乱动。”

她身上有股浓郁的香粉味，凤绝只觉得那香气刺鼻，冷喝一声：“放手！”

洛云惜固执道：“不放！你需要养伤！”

凤绝心中烦躁，反手一挥，将洛云惜扫落在地。

洛云惜自小娇生惯养，怎经得住凤绝一掌，当下晕过去。

凤绝愣住，心知出手太重。转身见洛云惜鼻息起伏正常，知她昏迷一两个时辰便会醒，他疾风般奔出山洞。马早不见踪影，他在雪地里狂奔，直奔东都。

冬阳刺破云层，万丈金光落下，北风割面。他穿过山谷，穿过树林，身受重伤，无法施展轻功，只得徒步朝东都奔去。他跑得双腿麻木，胸口撕裂般疼，却不肯放弃。他的心似被掏空，留在了东都，再找不回来。

他要回去，他的十万亲兵不知生死，他要回去！

他濒临崩溃，他无法抵御心底刻骨思念，短短两日，却像是一生一世，他一定要见到惜惜。

终于翻过落云山，他神情蕴满喜悦，却又倏地警觉。马蹄声如奔雷席卷，大队人马直逼而来，将他团团围住。

凤炎高坐马上，冷冷望着凤绝：“三弟，你还要继续任性？”

一句话堵得凤绝哑口无言。

凤炎冷眉一扬：“你的亲兵还剩八万，昨夜我急令调他们撤回夜都。若你眼中

还有我这个皇兄，马上跟我回去。”顿一顿，他字字清晰：“若你还要用金令压我，我亦无话，给你让条道去送死！”说罢，他举手示意，卫队立即分马让出一条道。

北风呼啸，残雪翻飞。

凤绝面上交织着不甘、无奈与绝望。眸光似穿越无数里，望向东都，今日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去。夜那般长，没有她的日子，他一个人要怎么熬？唯有他知道，不管有多痛，他都不可能忘了她。良久，他落寞转身，一步步走得极缓，像是行尸走肉，终离东都越来越远。

凤炎望着凤绝孤寂伤痛的背影，心中狠狠一揪。回眸望向东都，他心中默念：我一定会回来！

这厢凤绝终于放弃回东都，那厢洛云惜还陷入昏迷。

“格雅！”

祈奕独自在雪地里行走，四处寻找洛云惜。此次他护送靖国公家眷去幽关小镇探亲，途中遇上东都兵变，他走在最前面，发现洛云惜马车走散已太迟。他将其他人安顿好，赶紧寻找洛云惜。

昨晚风雪不止，车辙痕迹早被积雪覆盖。

祈奕找了一日一夜，终于找到一处隐蔽的山洞，洞口有许多脚印。他俯身进入山洞，见洛云惜昏倒在地，一惊，连忙上前将她抱起，焦急唤着：“格雅，格雅。”

洛云惜双眸紧闭，一动不动，身上散出阵阵诱人香气，红唇娇艳欲滴。

祈奕忍不住伸手抚摸她绝美的脸庞，天知道他有多想娶她，可他与她身份悬殊，他无法拥有她。突然，一抹邪念蹿入脑海。兵荒马乱，天赐良机，若他毁去她清白，装作她不幸被糟蹋，再故意让前来搜索的人瞧见，她名声受损嫁不出去，日后总有他的机会。

想着，他心“怦怦”猛跳，手颤抖着解开她的衣扣，着魔般覆上她柔软的身子。

洞外冰天雪地，洞内春色无边，待一切平静。

忽地，一枚珍珠耳环自洛云惜耳垂上掉落。

祈奕正在穿衣，回眸瞥见，悄悄将珍珠耳环藏起，仿佛拥有这枚耳环，便是日日拥有她。

东都。

“封起来！”

“快！庄王有令！将这里全部封起来！大家快点！”

雪白的封条，一条又一条，潦草写着年历日期，盖着东宸国赤色皇印，交叉贴上惜园冰冷的铜门。

北风卷起残雪纷纷扬扬，笔锋苍劲的“惜园”二字在雪雾里渐渐模糊。

轩辕无邪负手立在惜园门前，声音比冬风更冷：“凤绝的字真不错。惜园，倒是个不错的名字。”低低一笑，他手里把弄着一条马鞭，似漫不经心道：“真想不到，人称铁血黑鹰的风绝也会如此多情。”

清幽立在轩辕无邪身旁，听了这话，心底一痛，转身欲走。

轩辕无邪伸手将清幽拽回，淡淡道：“清幽，我只想告诉你，有关风绝的一切从此都尘封在这儿！不准你再想起！从今以后你只能跟在我身边。”

清幽笑了笑：“庄王殿下，别忘了你给我下了蛊毒，离开你我会死的。”她被他下了五毒蛊，他随时能让她毒发，她的命以及她的自由都被他一手掌控。

此时一队东宸国士兵押着囚车走来，囚车里都是来不及逃走的风秦国新贵族。这些人清幽都见过，他们都曾参加了她与风绝的大婚。她下意识别开脸，不想被认出来，一脸难堪。

还是有眼尖的人瞧见她，大喊道：“左贤王妃，你怎会……”

这人是秦世子，清幽当然认识。秦世子曾在得月楼调戏她，后又在皇宫出言不逊，与风绝发生冲突，大婚时也来了，还向她敬酒赔罪。

秦世子见清幽神情闪躲，恍然大悟，狠狠盯着她：“你是轩辕无邪的女人？”

清幽不语，贝齿深深陷入红唇。

秦世子突然狂笑，笑声凄厉似暴风雪骤然袭来，指着清幽长久说不出话。片刻，他终于止住笑，破口大骂道：“原来你是个探子，你在得月楼卖唱是为勾引王爷，还装什么清高，根本就是贱人！”

清幽当即面色惨白如纸，整个人凄惶似无力的瓷娃娃，一碰即碎。

秦世子并未骂完，拼命地将双手伸出囚车，腕间铁链条“当当”敲打着牢笼，

他直欲够着清幽，想将清幽捏得粉碎，厉声质问：“你还是不是人？左贤王待你那么好，他从未对女子上心，他娶你为正妃啊！最毒妇人心！你这个骗子！”

“闭嘴！”轩辕无邪忍无可忍，手中马鞭一挥，顷刻将秦世子伸出囚车的手背撕开一道血口。

秦世子也不喊疼，只是笑。他冷冷盯住轩辕无邪，讥讽道：“我看不起你！”

轩辕无邪脸色陡沉，眸底血红，如要噬人，突然上前扼住秦世子咽喉，字字自齿间迸出：“你再说一遍！”

秦世子面孔雪白，呼吸困难，却仍一字字道：“听着，轩辕无邪！我看不起你！我们凤秦男儿只知热血洒沙场，从不玩阴招。你是孬种，连自己的女人都能送上别人的床！”

“咔”一声，是骨骼断裂的声音。

清幽惊惶阻止，为时已晚，轩辕无邪已然掐断秦世子喉咙。秦世子死状极惨，双目暴突圆睁，写满不甘与痛恨，手指一直指向清幽，不肯放下。

轩辕无邪猛地松手，轻轻一推，“砰”一声，秦世子逐渐冰冷的尸体倒在囚车中。清幽声音颤抖，不可置信道：“你杀了他？”

轩辕无邪冷笑一声，取出绢帕擦手，突然朝身后卫队大吼：“传本王旨意，所有凤秦国俘虏，格杀勿论！”

清幽美眸圆睁，望向轩辕无邪的目光像是望着猛兽，像是望着陌生人，她惊恐莫名，颤声阻止：“无邪，战俘可以交换，你不能这么狠毒。”

她这样的眼神，像是一把利剑刺来。轩辕无邪猛地捏住她的腕骨，恨声道：“我狠毒？凤绝就仁慈？皇兄是怎么死的？难道你忘了？东宸国多少人死在凤绝手里，我狠还是他狠？”

清幽痛极，腕骨似要被他捏断，艰难开口：“我不是那意思。”

轩辕无邪突然松手，猛地将清幽推至墙上，当着所有凤秦国俘虏的面，狠狠吻下去。

清幽用内力将他震开，眸中只有悲戚。

轩辕无邪连连冷笑：“所有参加你们大婚的人，都得死！没有人能侮辱我！”

清幽拼命摇头，此刻轩辕无邪眼神如鹰般阴鸷，是她从没见过样子。她一步